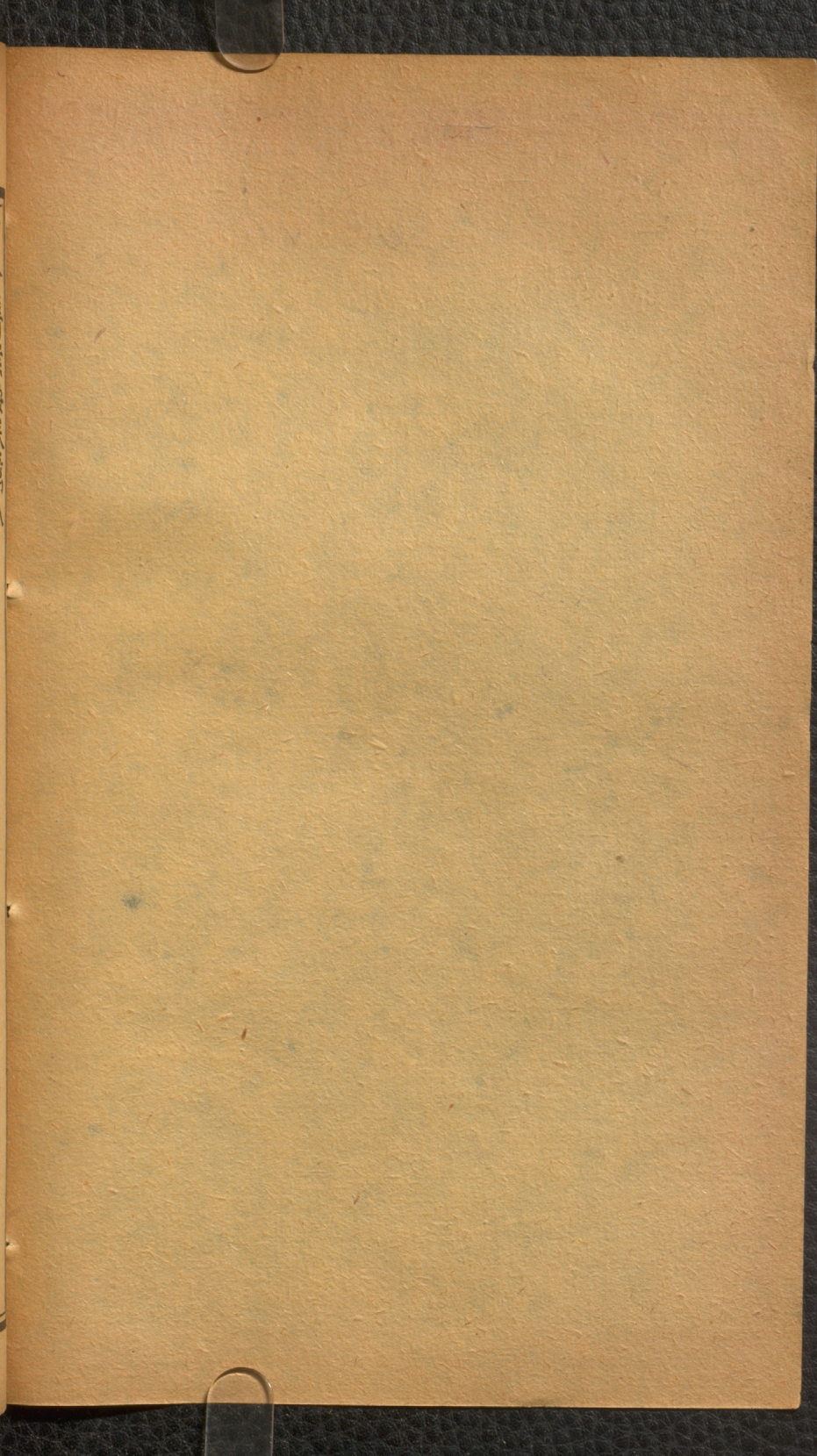


G Chinese

8

Vol VIII



古今醫案按卷第八

吳江李齡壽辛垞重較輯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礪溪

孫男掌明罔若全較

賂南貳賢

黃疸

東垣治一人年六十二素有脾胃虛損病目疾時作身面目睛俱黃小便或黃或白大便不調飲食減少氣短上氣怠惰嗜卧四肢不收至六月中目疾復作醫以瀉肝散下數行而前疾增劇李謂大黃牽牛雖除溼熱而不能走經絡下咽不入肝經先入胃中大黃苦寒重虛其胃牽牛其味至辛能瀉氣重虛肺本嗽大作蓋標實不去本愈虛甚如之適當暑雨之際素有黃證之人所以增劇也此當于脾胃肺之本臟瀉外經中之溼熱製

清神益氣湯主之。茯苓升麻各二分。澤瀉蒼朮防風各三分。生薑四分。此藥能走經除溼熱而不守。故不瀉本臟。補肺與脾胃本臟中氣之虛弱。青皮一分。橘皮生甘草芍藥白朮各二分。人參五分。此藥皆能守本而不走經。不走經者。不滋經絡中邪守者。能補臟之元氣。黃蘗一分。麥冬二分。人參二分。五味子三分。此藥去時令浮熱溼蒸。右都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渣。稍熱空心服。火熾之極。金伏之際。而寒水絕。體于此時也。故急救以生脉散。除其溼熱。以惡其太甚。肺欲收。心苦緩。皆酸以收之。心火盛。則甘以瀉之。故人參之甘。佐以五味子之酸。孫思邈云。夏月常服五味子。以補五臟氣。是也。麥門冬之微苦寒。能滋水之源。于金之位。而清肅肺氣。又能除火刑金之嗽。而斂其痰邪。復微加黃蘗之苦寒。以為守位滋水之流。以鎮墜其浮氣。而除兩足之痿弱也。

震按此案講得冗雜不清。藥又太輕。豈能取效。然尚屬純正道理。亦頗有發明處。故選之。

羅謙甫治元顏正卿。二月間因官事勞役，飲食不節，心火乘脾，脾氣虛弱，又以恚怒，氣逆傷肝，心下痞滿，四肢困倦，身體麻木。次傳身目俱黃，微見青色，顏黑，心神煩亂，怔忡不安，元兀欲吐，口惡生冷，飲食遲化，時下完穀，小便癃閉而赤黑，辰巳間發熱，日暮則止。至四月，尤盛，羅診其脈浮而緩，金匱要略云：寸口脈浮而風，緩為脾痺，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瘕熱以行，跌陽脈緊為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則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以茵陳葉一錢，茯苓五分，梔子仁、蒼朮去皮炒白朮各三錢，生黃芩六分，黃連、枳實、豬苓去皮、澤瀉、陳皮、漢防己各二分，青皮去白一分，作一服，以長流水三盞煎至一盞，名曰茯苓梔子茵陳湯。一服減半，二服良愈。內經云：熱淫于內，治以酸寒，佐以苦甘，又溼化于火，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以苦泄之，以淡滲之。梔子、茵陳、苦寒，能瀉溼熱而退其黃，故以為君。難經云：苦主心下滿，以黃連、枳實、苦寒，泄心下痞滿，肺主氣，今熱傷其氣，故身體麻木，以黃芩、苦寒瀉

火補氣。故以為臣。二朮苦甘溫。青皮苦辛溫。能除胃中溼熱。泄其壅滯。養其正氣。漢防已苦寒。能去十二經留溼。澤瀉鹹平。茯苓猪苓甘平。導膀胱中熱。利小便而去癰閉也。

至元丙寅六月時雨霖淫。人多病溼溫。真定韓君祥因勞役過度。渴飲涼茶及食冷物。遂病頭痛。肢節亦疼。身體沉重。胸滿不食。自以為外感內傷。用通聖散二服。加身體困甚。醫以百解散發其汗。越四日。以小柴胡湯二服。復加煩熱躁渴。又六日。以三一承氣湯下之。躁渴尤甚。又投白虎加人參柴胡飲子之類。病愈增。又易醫用黃連解毒湯。硃砂膏。至寶丹之類。至十七日後。病勢轉增。傳變身目俱黃。肢體沉重。背惡寒。皮膚冷。心下痞硬。按之則痛。眼溢不欲開。目睛不了了。懶言語。自汗。小便利。大便秘了。而不了。羅診其脉緊細。按之空虛。兩寸脉短不及本位。此證得之因時熱而多飲冷。加以寒涼寒藥過度。助水乘心。反來侮土。先囚其母。後薄其子。經云薄所不勝。乘所勝也。時值霖雨。乃寒溼相合。此為陰證發黃明矣。羅以茵陳

附子乾薑湯主之內經云寒淫于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溼淫所勝平以苦熱以淡滲之以苦燥之附子乾薑辛甘大熱散其中寒故以為主半夏草豆蔻辛熱白朮陳皮苦甘溫健脾燥溼故以為臣生薑辛溫以散之澤瀉甘平以滲之枳實苦微寒泄其痞滿茵陳苦微寒其氣輕浮佐以薑附能去膚腠間寒溼而退其黃故為佐使也煎服一兩前證減半再服悉去又與理中湯服之數日氣得平復或者難曰發黃皆以為熱今暑隆盛之時又以熱藥治之而愈何也羅曰主乎理耳成無己云陰症有二一者始外傷寒邪陰經受之或因食冷物傷太陽經也一者始得陽證以寒治之寒涼過度變陽為陰也今君祥因天令暑熱冷物傷脾過服寒涼陰氣大勝陽氣欲絕加以陰雨寒溼相合發而為黃也仲景所謂當于寒溼中求之李思順云解之而寒涼過劑瀉之而逐寇傷君正以此耳聖賢之制豈敢越哉或曰潔古之學有自來矣

震按此二案前係溼熱後係溼寒病固易辨而論治論藥悉本內經由

其學有根柢也。

虞天民治一人年三十餘得穀疸證求治以胃苓湯去桂加茵陳數十貼黃退自以為安不服藥十數日後至晚目盲不見物虞曰此名雀目蓋溼痰盛而肝火有餘也用獐猪肝煮熟和夜明砂作丸服之目明如故來謝虞曰未也不早服制肝補脾消痰之劑必成蠱脹伊不信半月後腹漸脹痞滿復求治仍以胃苓湯倍二朮加木通麥冬煎湯下褪金丸一月而安。

江篁南治猶子三陽患疸證皮膚目睛皆黃小溲赤左脉弦而數右三部原不應指今重按之隱隱然指下證見午後發熱五更方退以茵陳五苓散除桂加當歸梔子黃芩柴胡數服繼用人參養榮湯乃八物除芍加芪陳皮五味姜棗兼人乳童溲熱退三日已而復作間日發于午後肌熱灼指脉近弦乃作瘧治之而愈後數年復患目睛黃午飯難化則小溲黃以黃芪建中湯除桂加白朮陳皮茯苓半夏神麩麥牙薑少許而退。

震按此二案治法皆平易中正但前之鼓脹後之疸症皆新病不因久

病致變。故與所用諸方恰合。

繆仲淳曰。太學顧仲恭。遭鼓盆之戚。復患病在床。一醫診視。驚訝而出。謂其旦晚就木。因延予診之。左手三部俱平和。右手尺寸亦無恙。獨關部杳然不見。諦視其形色。雖尪羸而神氣安靜。予詢之。曾大怒乎。曰然。予曰。此怒則氣併于肝。而脾土受邪之證也。經云。大怒則形氣絕。而況一部之脉乎。甚不足怪。第脾家有積滯。目中微帶黃色。恐成黃疸。兩三日後果遍體發黃。服茵陳利水平肝順氣藥數劑而痊。

震按金匱要略云。病疸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已上。瘥反劇者為難治。就余生平所驗。分毫不爽。有先因他病而後發黃者。有先發黃而後現他病者。必於半月一月之內。退盡其黃。則他病亦可治。設或他病先瘥而黃不能退。至一年半載。仍黃者。必復現他病。以致死。大抵酒傷及有鬱結與胃脘痛。皆發黃之根基。而泄瀉腫脹不食。乃發黃之末路。若時行病發黃亦多。死。諺所謂瘟黃也。惟元氣實者。審其為瘀血為溼。

熱逐之清之得黃退熱亦退乃可無虞古人醫案俱未有說及久黃者可為余言之一證即如此條關脉不見亦云數劑而痊要知因於大怒偶然不見耳若並未動怒關脉連日不見目中微帶黃色即為脾絕之徵死無疑矣。

身痒

倪仲賢治吳陵盛架閣內子左右肩背上下患痒至兩臂頭面皆然屢以艾灼痒處暫止復作如是數年老人切其脉曰左關浮盛右口沉實此酒食滋味所致也投以清熱化食行滯之劑其痒遂止。

江汝潔治一婦人患上身至頭面俱痒刺痛起塊眾醫皆謂大風等證江診得左手三部俱細右手三部皆微實大都六脉俱數經曰微者為虛弱者為虛細者氣血俱虛蓋心主血肝臟血乃血虛無疑腎藏精屬水其部見微乃為水不足水既不足相火妄行無制以致此疾經曰諸痛瘡痒皆屬心火右手寸脉實實者陽也脉經曰諸陽為熱乃熱在肺分火剋金故

也。且肺主皮毛。皮毛之疾。肺氣主之。胸膈及皮毛之疾。為至高之疾也。右關微實。乃火在土分。土得火則燥。肌肉之間。脾氣主之。肌肉及皮毛痛痒。皆火熱在上。明矣。右尺微實。火居火位。兩火合明。陽多陰少。治宜補水以制火。養金以伐木。若作風治。未免以火濟火。以燥益燥也。乃以生地白芍各一錢。參芪各六分。連翹丹皮各六分。麥冬八分。槲皮防風甘草各四分。五味子九粒。黃連四分。水煎溫服。查內加苦參一兩。再煎洗十數劑而安。立齋治一女子十二歲。善怒。遍身作痒。用柴胡川芎山梔芍藥以清肝火。生地當歸黃芩以涼肝血。白木茯苓甘草以健脾土。而愈。半載後遍身起赤痕。或時眩暈。此肝火熾甚。血得熱而妄行。是夜果經至。

意庵治一人。因田間收稻。忽然遍身痒入骨髓。用食鹽九錢。泡湯三碗。每進一碗。探而吐之。如是者三。而痒釋矣。

一小兒遍身作痒。以生薑搗爛。以布包擦之而止。

震按河間謂痒為美疾。以其搔爬有趣。且與身命無傷也。然亦有屢治

不效者以不得病因而漫以涼血祛風為治耳。今觀倪江薛三案見解用藥俱精細周到可見昔賢雖遇輕證亦不肯忽畧。

麻木

東垣治一婦麻木六脉中俱得弦洪緩相合。按之無力弦在其上是風熱下陷入陰中。陽道不行其證閉目則渾身麻木。晝減夜甚覺而目開則麻木漸退久乃止懼而不睡身體重時有痰嗽覺胸中常有痰而不利時煩躁氣短促而喘肌膚充盛飲食二便如常惟畏麻木不敢合眼為最苦李曰麻木為風皆以為然然如久坐而起亦有麻木譬如繩縛之人釋之則麻作良久自已此非風邪乃氣不行也經云陽病瞋目而動輕陰病閉目而靜重靈樞云開目則陽道行陽氣遍佈周身閉目則陽道閉而不行如晝夜之分以此知其陽衰而陰旺也時痰嗽者秋涼在外而溼在上也身重脉緩者溼氣伏匿於脾也時煩躁者經脉中陰火乘其陽分也法當升陽助氣益血微瀉陰火去溼通行經脉調其陰陽則已非臟腑之本有邪

也。黃芪五分。人參三分。甘草炙四分。生一分。陳皮歸身各二分。佛耳草四分。白芍三分。草薺蒼朮各一分半。白朮二分。黃檗酒洗。苓澤升麻各一分。水煎。服八貼而愈。名曰補氣升陽和中湯。

一人年七旬。病體熱麻。股膝無力。飲食有汗。妄喜笑。善飢。痰涎不利。舌強難言。聲啞不鳴。李診脉。左手洪大。而有力。是邪熱客於經絡之中也。二臂外有數癥。問其故。對以燃香所致。李曰。君病皆由此也。人身經脉。手之三陽。從手表上行於頭。加以火邪。陽併於陽。勢甚熾焉。故邪熱妄行。流散於周身。而為熱麻。熱傷元氣。則沉重無力。熱泄衛氣。則多汗。心火盛則妄喜笑。脾胃熱則消穀善肌。肺金衰則聲不鳴。仲景所謂因火為邪。焦骨傷筋。血難復也。內經云。熱淫所勝。治以苦寒。佐以苦甘。以甘瀉之。以酸收之。用黃檗知母之苦寒。為君。以瀉火邪。壯筋骨。又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黃芪生甘草之甘寒。瀉熱補表。五味子酸。止汗補肺氣之不足。以為臣。炙草當歸之甘辛。和血潤燥。升柴之苦平。行少陽。陽明二經。自地升天。以苦發之者也。

以為佐命其方曰清陽補氣湯又繆刺四肢以瀉諸陽之本使十二經絡相接而泄火邪不旬日而愈。

震按東垣論病悉本內經簡明確切能發其所以然之故用藥亦本內經以藥性氣味配合臟腑經絡絕無粉飾閒詞而軒岐要旨昭然若揭誠非晚近可及第藥止一二分至四五分何太少耶豈以氣味配合得當機靈而徑捷耶後賢常云願學仲景不學東垣然東垣以極輕之分兩能愈疑難之久病亦正易學。

吳芟山治一婦夏月乘涼夜多失蓋因得冷風入骨兩足麻木疼痛不已服祛風止痛藥不效與大防風湯數服其疾漸輕仍以烏頭粥服三晨而愈震按上二案所用諸藥細膩熨貼此案所用二方直捷爽快俱與病情昭合遂各見其妙。

李士材治文學陸文湖兩足麻木自服活血之劑不效改服攻痰之劑又不效經半載後兩手亦麻左脇下有尺許不知痛痒李曰此經所謂着痺

也。六脉大而無力，氣血皆損，用神效黃芪湯，加茯苓、白朮、當歸、地黃十劑後，小有效，更用十全大補五十餘劑始安。

少宰蔣恬，養手足麻痺，目中靨一成，兩服補血藥，不應，改服脾藥，精神困倦。李診得寸口脉大，兩尺獨濇，此心腎不交，水泛為痰之故也。乃取地黃丸料作煎劑，倍用澤瀉、茯苓，入青鹽少許。凡六劑而岐視遂收，乃兼進參芪安神之劑，一月而康復如常。

震按上條氣血兼補原係古人成法。此條用地黃湯因兩尺脉濇，故先補腎。繼以參芪，仍是治厥成法。後案張公以參湯下紫雪，則別有洞天矣。由其病根在痰火也。開眼則麻，確是東垣對面文章，講得最好。

張路玉治洋客巴慈明婦，產後眩暈心悸，神魂離散，若失藏府之狀。開眼則遍體麻木，如在雲霧中，必緊閉其目，似覺稍可。晝日煩躁，夜則安靜。專事女科者，用四物等血藥，則嘔逆不食，更一醫用薑附等熱藥，則躁擾不寧。其脉虛大而數，按之則散，舉之應指，此心火浮散之象。因艱產受驚，痰

飲乘虛襲入。心包絡中留伏。膈上有入無出。所以綿延不已。蓋目開則諸竅皆開。痰火堵塞。心竅所以神識無主。目閉則諸竅皆閉。痰火潛伏不行。故得稍安。與東垣所言合。眼則陽氣不行之麻木迥殊。况晝甚夜輕。明是上焦陽位之病。與理痰清火之劑。諸證漸寧。然或因驚恐。或因飲食不時。舉發。此伏匿膈上之痰。無從搜滌也。乘發時用獨參湯下紫雪。開通膈膜。仍與前藥調補半載而康。

震按麻多在於手足者。以四末道遠。氣餒則衛行遲而難到也。故麻不兼木。必屬氣虛。否則風痰。凡脉浮而軟。或大而弱者。氣虛也。脉浮而滑。按之不衰者。風痰也。若麻木兼作。則有寒溼積痰死血之殊。其脉有沉遲滑實與沉澹而芤之分矣。宜詳辨之。

痛風

東垣治一人。夕時忽有風氣暴至。六脉弦甚。按之洪大有力。其證手攣急。大便秘澇。面赤熱。此風寒始至于身也。四肢者脾也。以風寒之邪傷之。則搗

而攣痺乃風淫未疾而寒在外也。內經曰：寒則筋攣，正謂此也。素飲酒內有實熱，乘于腸胃之間，故大便秘澀而面赤熱內，則手足陽明受邪外，則足太陰脾經受風寒之邪，用桂枝二錢、甘草一錢以卻其寒邪而緩其急。縮黃檗二錢苦寒滑以瀉實潤燥，急救腎水。升麻葛根各一錢以升陽氣。行手陽明之經，不令過絕。桂枝辛熱入手陽明之經，為引用潤燥，復以甘草專補脾氣，使不受風寒之邪而退賊邪。專益肺經也。佐以人參補氣當歸和血潤燥，作一貼水煎服，令煖房中摩搓其手，遂安。

震按此案寒熱補散並用，恰與標本俱合。但東垣立方分兩甚輕，此卻重用者，蓋以風寒大病逐邪宜急，不比他證調理脾胃只取輕清以升發元氣也。

丹溪治一少年患血痢，用澁藥取效，致痛風叫號，此惡血入經絡也。血受溼熱久必凝濁，所下未盡，留滯隧道，所以作痛。久則必成枯細，與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牛膝、黃芩、陳皮、生甘草煎入生薑汁，研潛行散入少酒飲之。

數十貼。又刺委中出黑血三合而安。

震按此是痢後痛風其法至今傳用。但因瀼藥留滯溼熱以成瘀血。故用此方。倘又有別因者。不得以此概論。

一人貧勞。秋深渾身發熱。手足皆疼。如燬。晝輕夜重。服風藥愈痛。氣藥不效。脉瀼而數。右甚于左。飲食如常。形瘦如削。蓋大痛而瘦。非病致也。用蒼朮酒黃檗各一錢五分。生附一片。生甘草三分。麻黃五分。研桃仁九個。煎入薑汁。令辣熱服。四貼去附。加牛膝一錢八貼。後氣喘促不得眠。痛畧減。意其血虛因多。服麻黃。陽虛被發動而上奔。當補血鎮墜。以酸收之。遂以四物湯減川芎。倍芍藥。加人參二錢。五味子十二粒。與二貼定。三日後數脉減大半。瀼如舊。仍痛。以四物加牛膝。參朮。桃仁。陳皮。甘草。槲榔。生薑三片。五十貼而安。後因負重復痛。再與前藥。加黃芪三分。又二十貼愈。

震按身發熱。疼如燬。脉瀼而數。右甚於左。應屬血虛有熱。所謂熱痺證也。宜用生地。龜板。天冬。黃檗。丹皮。黑梔。秦艽。防己。牛膝。紅花。銀花。木通。

等藥可愈。或仲景梔子檳皮湯大劑與之亦佳。若二妙之蒼朮已不相宜。附子一片何用。麻黃五分太過。至因多服麻黃虛陽上升而喘。議與酸收是矣。遽用人參二錢竊恐痺痛轉增。然云喘定數脉大減。異哉。或者脉數無力耶。則前之麻黃已悞。後之桃仁栝榔義又何居。予素服膺丹溪此則不敢阿其所好也。再閱下案講究病因傳變道理真不可及矣。一人患背胛縫一線痛起。上胛骨至胸前側脇而止。晝夜不住。脉弦而數重取。左豁大于右。意其背胛小腸經胸脇膽經也。必思膚傷。心心藏未病而小腸府先病。故痛從背胛起。及慮不能決。乃歸之膽。故痛至胸脇。乃小腸火乘膽木子來乘母。是為實邪。詢之果因謀事不遂而病。用人參四分木通二分煎湯使吞龍膽丸數服而愈。

一壯年厚味多怒。秋間于髀樞左右發痛一點。延及膝髁。痛處惡寒。晝靜夜劇。口或渴。膈或痞。醫用補血及風藥。至次年春痛甚。食減形瘦。膝腫如椀。脉弦大頗實。寸澹甚。大率皆數。小便數而短。作飲食痰積在大陰。陽明

治之以酒炒黃檗一兩生甘草稍犀角屑鹽炒蒼朮各三錢川芎二錢陳皮牛膝木通芍藥各五錢遇暄熱加黃芩二錢為末每三錢與薑汁同研細煎令帶熱食前服之日夜四次半月後脉減病輕去犀角加牛膝龜板歸身尾各五錢如前服又半月腫減食增不惡寒惟脚痿軟去蒼朮黃芩夏加草檉一兩五錢餘依本方內加牛膝因中年加生地黄五錢冬加桂枝茱萸病遂愈仍絕酒肉溼麵胡椒

震按此案現証甚雜而作飲食痰積在太陰陽明治誠為扼要之論然方中無消食消痰藥想以醞酒厚味釀成溼熱耳故溼熱與風寒乃痺證兩大綱

一人項強動則微痛脉弦而數實右為甚作痰熱客太陽經治之以二陳湯加酒洗黃芩羌活紅花而愈

一村夫背偃僂足攣成廢疾脉沉弦而澹以煨腎散與之上吐下瀉過一月又行一次凡三四貼而愈

一人溼氣腳攣。拳伸不直。用當歸拈痛湯加杜仲黃檗川芎白朮甘草枳殼愈。

震按此三條亦皆從溼熱治。但因所兼之證而變換其藥。仍是殊途同歸也。

薛立齋治一婦人。自汗盜汗。發熱。晡熱。體倦。少食。月經不調。吐痰甚多。已二年矣。遍身作痛。天陰風雨益甚。用小續命湯而痛止。用補中益氣加味歸脾湯三十餘劑。諸證悉愈。此皆鬱結傷脾。不能輸養。諸藏所致。故用前一湯專主脾胃。若用寒涼降火。理氣化痰。復傷生氣。多致不起。

一婦人因怒。月經去多。發熱作渴。左目緊小。頭項動掉。四肢抽搐。遍身疼痛。此怒動肝火。肝血虛而内生風。用加味逍遙加鈎藤數劑。諸證漸愈。又八珍湯調理而安。

一婦人歷節作痛。發熱作渴。飲食少。思月經過期。諸藥不應。脉洪大。按之微細。用附子八物四劑而痛止。用加味逍遙而元氣復。六味丸而月經調。

一婦體胖素內熱。月經失調。患痛風。下身微腫。痛甚。小便頻數。身重。脈緩。證屬風溼而血虛。有熱。先用羌活勝溼湯。四劑。腫漸愈。用清燥湯。數劑。小便漸清。用加味逍遙十餘劑。內熱漸愈。為飲食停滯。發熱仍痛。面目浮腫。用六君子加柴胡升麻而愈。又因怒氣。小腹痞悶。寒熱嘔吐。此木侮脾土。用前藥加山梔木香而安。惟小腹下墜。似欲去後。此脾氣下陷。用補中益氣而愈。後因勞役。怒氣作嘔吐痰。遍身腫痛。月經忽來。寒熱。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梔以扶元氣。清肝火。腫痛嘔吐悉退。用補中益氣以升陽氣。健營氣。月經寒熱漸瘳。

震按此四案。即於暗中摸索。亦知為薛派治法。然而散風寒。補元氣。勝溼。清燥。滋肝益腎。平補溫補。諸法畢具。誠為對證發藥之良工也。

汪石山治一婦。年踰五十。左腳膝攣痛。不能履地。夜甚于晝。小腹亦或作痛。診其脈浮細緩弱。按之無力。尺脈尤甚。病屬血衰。遂以四物湯加牛膝。紅花黃蘗烏藥。連進十餘貼而安。

震按石山亦長於補如此案之脉人盡知其宜補矣投以此方恐病深藥淺豈能十餘劑而安乎。

韓飛霞治一都司因哭弟成疾飲食全絕筋骨百節皮膚無處不痛而腰為甚。一云腎虛宜補。或云風寒宜散。韓曰此亦危證其脉濇正東垣所謂非十二經中正疾乃經絡奇邪也必多憂愁轉抑而成若痰上殆矣補則氣滯散則氣耗乃主以清燥湯連進三甌遂因睡至五鼓無痰覺少解脉之減十之三遂專用清燥湯加減與之十劑而愈。

震按此證甚危此論甚佳乃以清燥湯一方收功者蓋五志過極皆為火鬱此方連藥以清火蒼麩以散鬱鬱熱能蒸溼二苓澤瀉以溼溼熱甚則脾土衰二朮人參以助脾補元溼熱勝則肺金困參芪麥冬五味助金以制木使不生火又火亢者水必虧故兼歸地養血再合升柴之升清苓瀉之降濁恰與經絡奇邪脗合所謂奇邪者乃奇經之邪故云非十二經中正疾也。

吳芟山治一男子瘦弱因卧卑溼之地遂頭目眩暈畏見日光寒熱時作四肢歷節疼痛或作風治或作虛治將及半年俱不效吳診脉曰寸口脉沉而滑兩尺弦此溢飲溼痰也當汗吐之雖虛羸不當用補藥乃以控涎丹一服卻用曝乾棉子一斗燃之以被圍之勿令氣泄使患人坐熏良久倏然吐出黑痰升許大汗如雨痛止身輕病遂愈。

震按此係痺痛之由於痰飲者葉氏醫案亦曾用之。

李士材治鹽賈葉作舟遍體疼痛尻髀皆腫足膝攣急曰此寒傷榮血筋脉為之引急內經所謂痛痺也用烏藥順氣散七劑而減更加白朮桂枝一月而愈。

震按此案用溫燥發散藥乃風寒溼三氣成痺正治法。

孫東宿治行人孫質菴患痛風手足節節腫痛更甚痛處熱飲食少診之脉皆弦細而數面青肌瘦大小腿肉皆削曰此病得之稟氣弱下虛多內以傷其陰也在燕地又多寒經云氣主煦之血主濡之今陰血虛則筋失

養故營不榮于中。氣為寒束百骸拘攣。故衛不衛于外。榮衛不行。故肢節腫痛而熱。病名周痺是也。治當養血舒筋。流溼潤燥。俟痛止後。繼以大補陰血之劑。實其下元可也。乃以五加皮蒼朮黃檗蒼耳子當歸紅花苾仁羌活防風秦艽紫荊皮二十劑。而筋漸舒。腫漸消。痛減大半。更以生地龜板牛膝當歸蒼朮黃檗晚蠶沙蒼耳子秦艽苾仁海桐皮三十劑。而腫痛全減。行人大喜。孫曰。公下元虛憊。非歲月不能充實。須痛戒酒色。則培補乃效。九方以仙茅為君。人參鹿角膠虎脛骨枸杞牛膝為臣。熟地茯苓黃檗蒼耳子晚蠶沙為佐。桂心秦艽澤瀉為使。蜜丸服百日。腿肉長完。精神復舊。

震按此案論治處方。俱極精當。葉案有蓋本于此者。

文學閔唇樓令室。軀肥性躁。患痛風。痛處略腫。呻吟喊叫。手足不能舉動。醫用歸芍地黃人參牛膝之類。其痛愈加。已逾七月。東宿曰。此乃溼痰凝滯。經絡作痛。須以燥溼流動之劑。踈決一番。但初服不效。須十貼見功耳。

因用二陳加烏藥茅蒼朮殭蠶海桐皮南星至六七貼痛如故乃以芫花醋炒過三分海金砂一分為末白湯送下至晚瀉一次下稠痰半盆足痛減大半稍能動止更後腹中大痛而厥冷汗淋漓面青息斷舉家以為死矣執而診之手冷如冰但六脉俱在惟沉伏耳知其為痛極使然用生薑湯灌之而甦語侍女曰適來腹中痛甚耳後火光濺出肛門如焚大嚮一聲不知瀉下何物衆看之乃血鯁一條長六寸濶半寸餘鱗目俱在盆中尚能遊動衆皆悚駭此證本由痰作治者特為行痰初不知其有蟲如是第藥中有芫花乃殺蟲物故偶中耳次日手足皆能動仍以二陳湯加苡仁紅花五加皮四貼脫然

震按此案末藥方甚佳所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也然其痛並不由於蟲蟲下之時必痰血俱下故得愈耳且云血鯁則為溼熱蒸其瘀血所成復何疑耶

祝茹宮治閩闈典試半月前忽腿疼兩腳筋縮腳跟縮粘至腿寸步不能

行將一月屢藥無效咸以此為痿痺證祝曰非也察其脉左寸忽洪忽澁遲數無定形因此人好飲冷酒酒新則性熱燥冷飲又犯寒溼寒熱相搏遂有此病乃以川烏二錢去皮臍麻黃二錢二股稍一股根蒼朮一錢以甘草汁拌炒白蒺藜一錢去刺酒蒸熟焙乾同為末每服一錢二分用老酒熱沖服蓋被出汗一服即能行動三服愈

震按此病甚重所用川烏麻黃雖屬狠藥然以治痛風亦甚平常恐未必速效至此

附葉天士先生治嘉善周姓體厚色蒼患痛風膝熱而足冷痛處皆腫夜間痛甚發之甚時巔頂如芒刺根根髮孔覺火炎出遍身躁熱不安小便赤澀口不乾渴脉沉細帶數用生黃芪五錢生於朮三錢熟附子七分獨活五分北細辛三分漢防已一錢五分四劑而諸證皆痊惟腫痛久不愈陽痿不舉接用知璧虎骨龜板菴蓉牛膝不應改用烏頭全蠍各一兩穿山甲川椒各五錢漢防已一兩五錢麝香三錢馬料豆生

用二兩茵陳湯泛丸。每服一錢。開水下而全愈。震按此與指南所載治
鮑姓周痺。用蜣螂全。蝎地龍。穿山甲。蜂房。川烏。麝香。乳香。以無灰酒煮
黑大豆汁。法丸者各有妙義。非淺見寡聞者所能窺測。後張路玉案用
安腎丸。亦有巧思。又與葉案之蠲痛丹。木防己湯諸方。可謂同宮異曲。
張路玉治包山勞俊鄉年高。攣廢山中。諸醫用木瓜獨活。防己。稀莖。威靈
仙之類。將半年餘。乃致跬步不能動移。或令服八味丸。亦不應診。其脉尺
中微浮而細。時當九夏。自膝至足。皆寒冷如從水中出。知為腎虛。風雨所
犯。而成是疾。遂授安腎丸。終劑而能步履。連服二料。絕無痿弱之狀矣。

痿

東垣治一人。壯年病脚膝痿弱。臍下尻醫皆冷。陰汗臊臭。精滑不固。或
鹿茸丸治不效。李診之。脉沉數而有力。即以滋腎丸治之。以寒因熱
入下。焦適其病所。瀉命門相火之勝。再服而愈。

震
按陰汗臊臭。精滑不固。脉沉數有力。顯係下焦溼熱。東垣

相火之勝所謂腎熱則骨痿也。

丹溪治一人形肥味厚多憂怒脉常沉澁春病痰氣醫以為虛寒用燥熱香竄之藥至夏兩足弱氣上衝食減朱曰此熱鬱而脾虛痿厥之證作矣形肥而脉沉未是死證但藥邪太盛當此火旺之令實難求生且與竹瀝下白朮膏盡二觔氣降食進至一月後仍大汗而死書此為誤藥之戒。

震按氣衝即是喘逆又復食減病已重矣况兼兩足弱乎此下虛上盛之候其謂形肥而脉沉未是死證即平脉篇肥人責浮之義蓋指脉非應死之脉實死於藥也。

滑伯仁治一婦始病瘧當夏月醫以脾寒胃弱久服桂附等藥後瘧雖退而積火燔熾致消穀善飢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日端坐如常人第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膝困軟肌肉虛肥至初冬伯仁診之脉洪大而虛濡曰此痿證也長夏過服熱藥所致蓋夏令溼當權剛劑太過火溼俱甚肺熱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為用也遂以東垣長夏溼熱成痿之法治之日

食益減目漸能視至冬末忽下榻行步如故。

震按東垣長夏溼熱成痿法即清燥湯也用於此證最妥。合上案觀之可謂喜用辛燥熱藥者戒。

石山治一人因久坐腰痛漸次痛延右脚及左脚又延及左右手不能行動或作風治而用藥酒或作血虛而用四物一嚙即痛蓋覆稍熱及用針砭痛甚煎服熟地黃或吞虎潛丸又加右齒及面痛甚季秋汪診之脉濡緩而弱左脉比右較小或濇尺脉尤弱曰此痿證也彼謂痿證不當痛汪曰諸痿皆起于肺熱君善飲則肺熱可知經云治痿獨取陽明陽明者胃也胃主四肢豈特脚耶痿兼溼重者則筋緩而痿軟兼熱多者則筋急而作痛因檢橘泉傳示之始信痿亦有痛又經云酒客不喜甘熟地味甘而虎潛丸益之以蜜則甘多助溼而動胃火故右齒面痛也遂以人參二錢黃芪一錢五分白朮茯苓生地黃麥門冬各一錢歸身八分黃檗知母各七分甘草四分煎服五貼病除彼遂棄藥季冬復病仍服前方而愈。

震按此案講病最精。用藥則未敢深信。既云熱多者筋急而痛。且現在右齒面痛。何以重用參芪甘溫之藥。其些微之知。譬寧有益耶。

一人形肥色黑。素畏熱而好飲。年三十餘。忽病自汗如雨。四肢俱痿。且惡寒。小便短赤。大便或溏或結。飲食亦減。醫作風治。用獨活寄生湯。小續命湯。罔效。仲夏汪視之。脉沉細而數。約有七至。曰。此痿證也。丹溪云。斷不可作風治。經云。痿有五。皆起于肺熱。只此一句。便知其治之法矣。經又云。治痿獨取陽明。蓋陽明胃與大腸也。胃屬土。肺屬金。大腸亦屬陽金。金賴土生。土虧金失所養。而不能下生水。腎水涸火盛。肺愈被傷。况胃主四肢。肺主皮毛。今病四肢不舉者。胃土虧也。自汗如雨者。肺金傷也。故治痿之法。獨取陽明。而兼清肺經之熱。正合東垣清燥湯服百貼果愈。

震按脉沉細而數。約有七至。鬱熱深矣。何不直清其熱。而僅用清燥湯清補兼施之藥耶。蓋痿本虛證。加之自汗如雨。飲食減少。則肺胃愈虛。故用此方補土以生金。益水以制火。治其本也。連服苦寒。苓瀉淡滲。治

其標也。古人治病審慎周到如此，亦知其必中，故能持久以收功。

立齋治其師僉憲高如齋，自大同回，謂薛曰：余成風病矣，兩腿逸則痿軟而無力，勞則作痛，如針刺，脉洪數而有力。立齋曰：此肝腎陰虛火盛而致痿軟無力，真病之形，作痛如錐，邪火之象也。用壯水益腎之劑而愈。高曰：向庸宦郎皆以為風，恨無醫藥，若服風劑，豈不殆哉。

震按此脉洪數而有力，故用壯水益腎之藥。若脉數而無力，當用地黃湯合生脉散補血湯矣。下案二證虛象顯然，猶用風藥，死復何疑。

一男子足痿軟，日晡熱，薛曰：此足三陰虛，當用六味滋腎二丸補之。一婦人腿足無力，勞則倦怠，薛曰：四肢者土也，此屬脾虛，當用補中益氣及還少丹主之，俱不從其言。各執搜風天麻二丸，并愈風丹而殞。

江應宿北遊燕路過山東，孫上舍長子文學病瘵，延江診視，曰：無能為矣。經云：大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而況于不調乎。時夏之半，六脉弦數，既泄且痢，脾傳之腎，謂之賊邪，病已極矣，不出八月，水土俱敗，至期而逝，敢辭。

孫曰。內人請脉之。形容豫順。語音清亮。不顯言何證。診畢。孫問何病。江曰。寸關洪數。尺微欲絕。足三陽脉逆。而上行。上實下虛。此痿證也。病雖久。可治。孫曰。何因而得此。江曰。經云。悲哀太過。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澁血也。大經空虛。發為肌痺。傳為脉痿。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發為痿躄。此之謂也。孫曰。果因哭子憂傷。兩脚軟弱無力。不能起者。七越歲矣。或以風治。而投香燥。或認虛寒。而與溫補。殊無寸效。江曰。溼熱成痿。正合東垣清燥湯例。但藥力差緩難圖。速效以獨味杜仲。空心酒水各半煎服。日進清燥湯下。潛行散。兼旬出房門。無何病瘳。子死。哀傷復作。

震按。上實下虛之病甚多。何以知為痿證。殆於形容豫順。語音清亮。而不起床。可權衡以決之。

附葛可久。治同郡富人女。年可十七八。病四肢痿痺。不能自食。目眩。眾醫莫能治。葛視之。笑曰。此不難治。乃令悉去房中香。置流蘇之屬。發地

板掘土為坎。畀女子其中。局其扉。戒家人俟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為香氣所蝕。故也。震按香為脾臭。何以蝕脾。意者香能開竅。香極則諸竅大開。脉緩筋弛。闕健盡撤。故身軟目眩不食也。畀入土坎者。諸毒得土而化。且土為萬物之母。四肢百骸得土氣。則生氣自復也。仍合治痿。獨取陽明之義。

李士材治太學朱修之。八年痿廢。累治不效。李診之。六脉有力。飲食如常。此實熱內蒸。心陽獨亢。證名脉痿。用承氣湯下。六七行。左足便能伸縮。再用大承氣。又下十餘行。手中可以持物。更用黃連黃芩各一斤。酒蒸。大黃八兩。蜜丸。日服四錢。以人參湯送。一月之內。去積滯不可勝數。四肢皆能展舒。李曰。今積滯盡矣。煎三才膏十觔與之。服盡而應酬如故。

崇明倪君儔。四年不能起于床。日服之藥。寒涼十六。補腎肝者十三。李診其脉大而無力。此營衛交虛。以十全大補加秦艽熟附各一錢。朝服之。夕

用八味丸加牛膝杜仲遠志萸薢虎骨龜板黃檗溫酒送七錢凡三月而
機關利。

又治兵尊高懸圍患兩足痠軟神氣不足向服安神壯骨之藥不效改服
滋腎合二妙加牛膝苳仁之屬又不效純用血藥脾胃不實李診之脉皆
冲和按之亦不甚虛惟脾部重取之則濇而無力此土虛下陷不能制水
則溼氣墜于下焦故膝脛為患耳進補中益氣倍用升柴數日即愈夫脾
虛下陷之證若用牛膝下行之劑則愈陷而病愈甚矣

震按此三案精妙絕倫以藥對脉確切不移首案連用承氣繼用參湯
送寒下藥皆是獨取陽明治法末案補中益氣與大黃補瀉不同總歸
乎取陽明也臨證指南首列輕清治肺二方實宗肺熱成痿之旨第恐
力薄難效其用二妙茵陳萸薢茯苓皮蠶沙海金沙防己膽草寒水石
等直清溼熱較之清燥湯反勝一籌不涉虛者允宜做此又有治下虛
上實而用犀角地黃湯去芍藥加元參連翹桑葉鈎藤似乎專理上實

不顧下虛。然云頭目如蒙。入夏陽升為甚。議清營熱以熄內風。想其人脈必弦數。有熱甚生風之象。未可兼顧下虛。或他日再診。而後滋填下焦。亦未可定。至於滋填下焦方。有用虎潛加減者。有用四觔金剛健步及地黃飲子加減者。有用熟地菘蓉巴戟遠志鹿角霜桑椹蒼朮小茴以金毛脊酒蒸熟水熬膏為丸者。有用菘戟杞膝青鹽綠膠菘苓沙苑鹿筋膠羊肉膠牛骨髓猪脊髓者。卻無參朮補陽明法。亦無承氣瀉陽明法。惟脾腎雙補丸有人參。然其案重在暈麻癡泄。尚未痿厥。非以治痿也。統觀之。不外清溼熱益肝腎。豈二種病情偏多耶。或案有遺逸。未能詳備耶。

癰瘰

史記曰。臨菑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臣意診其病。曰。瘰瘵為病。腹大。上膚黃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花一撮。即出。瘰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瘰得之寒溼寒溼氣鬱。為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

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震按此條辨證最佳上膚黃粗者腹大而腹上膚黃粗也循之戚戚然者如以手摸老松樹皮之枯燥也其尺索刺粗者亦是枯燥之象然倉公望毛髮潤美面色又光澤知為蟲病也若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謂之遺積瘕病由於酒且內當澁血死一條不講證但講脉辭義古奧難明不敢因其請脉而錄之

隨有患者飢而吞食至胸即便吐出醫作噎膈反胃治之無驗有老醫任度視之曰非此三疾蓋因食蛇肉不消而致但揣心腹上有蛇形也病者曰素有大風常食蛇肉風稍愈復患此疾遂以大黃芒硝飲之而愈此蛇瘕也

附春夏間蛇精及液沾菜上人悞食之腹内生蛇須用赤頭蜈蚣一條炙為末分二服酒下

徐文伯善醫術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發則氣絕眾醫以為肉癥文伯視之曰此髮癥也以油灌之即吐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澀盡惟餘一髮而已遂愈

附唐書載甄權弟立言善醫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膨脹身體

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之曰腹內有蟲當是悞食髮為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手小指惟有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又一人好飲油每飲四五升方快意乃悞吞髮入胃血裏化為蟲也亦用雄黃五錢水調服愈

乾德中江浙間有慎道恭肌瘦如勞惟好食米闕之則口出清水情似憂思食米頓便如常眾醫莫辨後遇蜀僧道廣以雞屎及白米各半合共炒為末以水一盞調頓服良久病者吐出如米形遂瘥病源謂米癥是也

續搜神記載一人共奴俱患驚癘奴前死遂破其腹得白蠶尚活有人乘馬來看驚適白馬尿正落蠶上即縮頭尋復以馬尿灌之蠶化為水其主

曰我將瘥矣，卽服之，如言而愈。

附一人患蟹瘥，痛有來止，或食蟹卽痛，用雞屎一升，炒黃投酒中，浸一宿，焙為末，原浸酒調下而愈。

宣室志載：永徽中，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後飢作膾，未成，忍飢不禁，遂吐一物如蝦蟆，自此不復能食膾矣。

太平御覽載：元嘉中，有人噉鴨肉，乃成瘥病，胸滿面赤，不得飲食，醫令服秫米，須臾煩悶，吐一鴨雛，身喙翅背已成就，惟左腳故綴，昔所食肉遂瘥。南史載：褚澄治李道念，有冷痰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淪雞子過多，取蒜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裏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病愈。

震按：蛇蟹有毒，膾係生食，固有成瘥者。若食鴨肉與白淪雞子而生瘥，將食猪肉者生小豬，食羊肉者生小羊乎？未可信也。

明皇雜錄載：一黃門奉使交廣，回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上驚問黃

門曰。卿有疾否。曰。臣馳馬大庾嶺時。大熱。因口渴。遂飲水。覺腹中堅痞。如石。周用硝石。雄黃。煮服之。立吐一物。長數寸。大如指。鱗甲具。投之水中。俄頃。長數尺。復以苦酒沃之。如故。以器覆之。明日已生一龍矣。上甚為之驚訝。

附 廣異記載一患者。飲食如故。發則如癲。面色青黃。小腹脹滿。狀如妊孕。醫診其脉。與證皆異。而難明主療。忽有一山叟曰。聞開皇六年。灞橋人患此病。蓋因三月八日。水邊食芹菜。得之。有識者曰。此蛟龍癘也。為龍游於芹菜之上。不幸食之。而病也。遂以寒食餒。每劑五合。服之數劑。吐出一物。形雖小而狀似蛟龍。且有两頭。獲愈。

石藏用。蜀人良醫也。名甚著。一士人嘗因承簷溜盥手。覺為物觸入指爪中。初若絲髮。然既數日。稍長如線。伸縮不能如常。始悟其為龍伏藏也。乃扣治療之方於石。石曰。此方書所不載。當以意去之。歸可。末。蜣螂塗指。庶不深入胸膜。其他日免震雷之患。士人如其言。後因迅雷。見火光遍身。士

人懼急以針穴指果見一物自針穴躍出不能災。

名醫錄載汾州王氏得病右脇有聲如蝦蟆常欲手按之不則有聲聲相接羣醫莫能辨聞留陽山人趙巒善診求之趙曰此因驚氣入於臟腑不治而成疾故常作聲王氏曰因邊水行次有大蝦蟆躍高數尺驀作一聲予不覺驚叫便覺右脇牽痛自後作聲常似蝦蟆也巒乃引王氏脉訣右關脉伏結積病也正當作積病治用六神丹泄下青涎類蝦蟆之衣遂瘥齊諧記云隆安中江夏安陸縣有人姓郭名坦得天行病後遂大善食一日消斗米家貧不能給行乞于市一日大飢不可忍人家後門有三畦薤因竊啗之盡兩畦便大悶極卧地須臾大吐吐一物如籠因出地漸小主人持飯出食之不復食因撮飯着所吐物之上卽化為水此病尋瘥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虛熱便喜飲茗必一斛二斗乃飽裁減升合便以為大不足後有客造之更進五升乃大吐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縮罔狀似牛脂客乃令置之盆中以斛二斗復茗澆之此物噲之都盡而

止覺小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湧出。既吐此物。遂瘥。或問客此何病。答曰。此病名斛茗瘕。

夷堅志載一人自幼好酒。片時無酒。叫呼不絕。全不進食。日漸羸瘦。或執其手縛柱上。將酒與看。而不與飲。即吐一物如猪肝。入酒內。其人自此遂惡酒。

又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嘗數斗。至午夜飲興一發。則不可遏。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視無痕竅。至欲飲時。眼遍其上。蠱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至日常所飲之數。而止。遂投之。猛火爆烈。為十數片。士人由是不能飲。

震按此種案可助塵談。難充診則。惟諸病名亦所當知。故選其不同者而刪其同者。但嗜茗嗜酒尚非怪異。如鮮于叔明嗜臭蟲。權長孺嗜人爪。劉邕嗜瘡痂。唐舒州刺史張懷肅左司郎中任正名。李棟服人精。唐書高仙芝傳載賀蘭進明好啖狗糞。明初僧宗泐嗜糞。浸芝蔴雜米煮粥。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精。月水。南京祭酒劉俊喜食蚯蚓。吳江

婦人喜食死尸腸胃。此種皆係癖疾。惜無有治之者。遂作小說傳流至今。令人絕倒耳。

積塊

顯慶寺僧應公。有沉積數年。每於四更後。心頭痛硬。不能安臥。須起行寺中。習以為常。人莫知為何病。因求治於戴人。戴人令涌出膠涎一二升。如黑礬水。繼出黃綠水。又下之。去膿血數升。自爾胸中如失巨山。飲餌無算。安眠至曉。

果園劉子平妻。腹中有塊如瓢。十八年矣。經水斷絕。諸法不治。戴人令一月內涌四次。下六次。所去痰約一二桶。其中有不化之物。如菜葉者。如爛魚腸者。覺病積如刮。漸漸而平。及積既盡。塊痕反窪。如白畧。無少損。至是面有童色。經水復行。修弓杜匠。其子婦年三十有孕。已歲半矣。每發痛。則召收生嫗。以為將產也。一二日復故。凡數次。乃問戴人。戴人診其脉。濇而小。斷之曰。塊病也。非孕也。脉訣所謂溢脉如刀刮竹。行主丈夫傷精。女人

敗血治法下有病當瀉之用舟車丸百餘粒後以調胃承氣湯加當歸桃仁三兩日又以舟車丸桃仁承氣湯瀉青黃膿血雜然而下每更衣以手向下推之揉之則出後二三日又用舟車丸猪腎散通經散等連下數日俟晴明當未食時以針瀉三陰交不再旬病已失矣

震按子和此種治驗約十餘條其載脉象也不曰沉細則曰沉遲此條則曰小而澀而其用藥也積在上者茶調散三聖散瓜蒂散為主積在下者舟車丸神祐丸承氣湯通經散為主積在中者兼而用之凡吐下約數十次盈五六缶此種病人豈非項籍樊噲之流亞耶然如樊將軍鴻門會切生彘肩啖之又當怒時不見其成積也故曰壯盛人無積虛人則有之潔古養正積自除之論最有見識何麻知幾輩侈張其說以惑世誣民耶

又按子和係睢州人河南水土厚實或有此理後人師其意而用倒倉法亦以吐瀉去積王金壇極贊之謂腸胃中得肉液充滿流行如洪水

泛漲浮槎陳朽皆推逐蕩漾而出沉疴悉去矣。然徐東皋曰此法惟宜用於元氣實者若虛損勞瘵鼓脹反胃真病已成六脉無力者皆不可用。予見不善用者往往殺人觀此說益惕然於三聖三化輩之難以輕試矣。

陳自明云予族子婦腹中有大塊如杯每發痛不可忍予診之知為血瘕投黑神丸盡三九塊氣盡消終身不復作

震按黑神丸載在濟陰綱目以彈子大一丸分四服據云瘕氣十服膈氣癥瘕五服血瘕三九當瘕想係神效之方并註漆有飛補之力但世間有一種人沾染漆氣即患漆瘡者若誤投之寧不為害所當慎也予又見一婦先因痞塊經閉里醫用生漆濃塗紙上陰乾煨灰同諸行血藥服之數服後頓下鮮血盈桶遂因憊不堪就予治雖大進補劑終淹成弱證而死所謂飛補者安在哉

丹溪治一婦人死血食積痰飲成塊或在兩脇動作腹鳴嘈雜眩暈身熱

時發時止用黃連一兩用茱萸益智各炒其半去茱萸不用香附童便浸
查肉各一兩蘿蔔子一兩五錢三稜莪朮俱醋煮桃仁留尖去皮青皮麥
芽麩山梔台芎各五錢炒為末炊餅丸服

又治呂宗信年六十素好酒因行暑途得疾足冷過膝上腕有塊如拳牽
引脇痛不可眠飲食減半卻不渴已自服生料五積散三貼朱診之六脉
俱沉瀼而小按之不為弱皆數右甚大便秘如常小便赤色遂用大承氣湯
將大黃炒熟加黃連乾葛芎芍甘草作湯以萸仁黃連半夏貝母為丸至
二十貼塊減半遂止藥至半月飲食復進諸證悉除

丹溪曰一婦年四十餘面白形瘦性急因有大不如意乳房下帖肋骨間
結一塊漸長掩心微痛膈悶口苦飲食減四之三兩手脉微而短瀼予知
其月經不來矣為之甚懼勿與治思至半夜其人尚能出外見醫梳妝言
語如舊料其尚有胃氣遂以人參白朮當歸川芎佐以氣藥大劑與之外
用琥珀膏貼塊上防其塊長兩三月間約服二百帖食及平時之半脉漸

充仍與前藥吞潤下丸。又百餘貼。月經行不及兩日而止。溢脉減三分之一。四時天氣熱。意其經行時必帶紫色。仍與前藥加醋炒。三稜吞潤下丸。以抑青丸十五粒佐之。又經一月。塊消其半。月經及期尚欠平時半日。飲食甘美如常。但食肉不覺爽快。予令止藥。且待來春木旺時。區處至次年六月。忽報塊一夜大作。比舊反加指半。脉畧弦。左略怯于右。至數日平和。自言飽食後則塊微悶。食行却自平。予意其必有動心事。激之問之。果然仍於前藥中加炒黃芩黃連以少。木通生薑佐之。去三稜煎湯吞潤下丸。外以琥珀膏貼之半月。經行而塊散。此是肺金為火所燥。木邪勝土。土不能運清濁。相干。舊塊輪廓尚在。皆因氣血未能盡復。故濁氣稍留。舊塊復起也。補其血氣。使肺不受邪。木氣平而土氣正。濁氣行而塊自散矣。

又一婦人年三十六。家貧多勞。性褊急。自七月經斷。八月小腹下有塊。偏左。如掌大。塊起即痛。至半月後。腹漸腫脹。食減。夜發熱。其脉十月間得虛微短澹。左尤甚。初與白朮一觔。和白陳皮半觔。作二十貼煎服。外以三聖

膏貼塊上。經宿則塊軟。再宿則塊小。近下一寸。旬日後。食進熱減。又與前藥一料。加木香三兩。每貼研桃仁九箇。盡此劑。病除。

丹溪又曰。一婢色紫。稍肥。性沉多憂。年四十。經不行三月矣。小腹當中一塊。漸如炊餅。脉皆澹重。按稍和。塊按則痛甚。試捫之高半寸。與千金硝石丸至四五次。彼忽自言。乳頭黑。且有汁。恐是孕。予曰。澹脉無孕之理。又與三五貼。脉稍虛豁。予悟曰。藥太峻矣。令止前藥。用四物湯倍白朮。佐以陳皮炙甘草。至三十貼。候脉充。再與硝石丸至四五次。忽自言。塊消一暈。便令勿與。又半月。經行痛甚。下黑血。近半升。內有如椒核者數十粒。而塊消一半。又來索藥。曉之曰。塊已破。勿再攻。但守禁忌。次月。經行當自消盡。已而果然。大凡攻擊之藥。有病即病。受之邪。輕則胃受傷矣。夫胃氣清純。中和者也。惟與穀肉菓菜相宜。藥石皆偏勝之氣。雖參芪性亦偏。况攻擊者乎。此婦胃氣弱。血亦少。若待塊盡而卻藥。胃氣之存者幾希矣。又一婦因經水過多。每用瀉藥。致氣痛。胸腹有塊。十三枚。遇夜痛甚。脉澹而弱。丹溪曰。

此因瀉藥致敗血不行用蜀葵根煎湯再煎參朮青皮陳皮甘草稍牛膝入元明粉少許研桃仁調熱服二貼連下塊二枚以其病久血耗不敢頓下乃去葵根明粉服之塊漸消

震按丹溪諸案消補兼施而佐清肝者居多間有用攻擊者內經所謂大積大聚其可犯也又不得矯子和之弊而一味培補反蹈養癰養寇之害但丹溪用藥輕重次第各合機宜非比子和千篇一律

王金壇曰予內弟子中甫飲茶過度且多憤懣腹中常漉漉有聲秋來發寒熱是瘧以十棗湯料黑豆煮晒乾研末棗肉和丸芥子大而以棗湯下之初服五分不動又服五分無何腹痛甚以大棗湯飲大便五六行皆溏糞無水時蓋晡時也夜半乃大下數斗積水而疾平當其下時瞑眩特甚手足厥冷絕而復甦舉家號泣咸咎藥峻嗟乎藥可輕用哉

張三錫曰曾治一少年體薄弱且咳血左邊一塊不時上攻作痛左金蘆薈俱不應診其脉三部雖強而細瀉不流利因作陰虛治四物加知藥元

參丹皮不六劑頓愈此陰虛是肝積也由此推之雖因部分名積診視之際猶當詳審惟圓機者乃不昧此

震按此二條一係飲積以證與因斷之一係陰虛似肝積以脉斷之卽圓機也兩家垂訓裨益尤多

喻喜言治袁聚東年二十歲生痞塊日進化堅削痞之藥漸至毛痺肉脫面鬣髮卷殆無生理喻視之少腹臍旁三塊堅硬如石以手拊之痛不可忍其脉兩尺洪盛餘俱微細謂曰此由見塊醫塊不究其源而誤治也初起時塊必不堅以峻猛之藥攻至真氣內亂轉護邪氣為害如人廝打紐結一團迸繫不散其實全是空氣聚成非如女子月經凝而不行卽成血塊之比觀兩尺脉洪盛明是腎氣傳于膀胱因服破氣藥多膀胱之氣不能傳前後二便而出乃結為石塊耳治法須內收腎氣外散膀胱之氣以解其廝結三劑可愈也先以理中湯加附子五分塊即減十之三再用桂附大劑腹中氣響甚喧三塊一時頓沒然有後慮者腎氣之收藏未固膀胱

脫之氣化未旺倘犯房室塊必再作乃用補腎藥加桂附多加河車為丸取其以胞補胞而助膀胱之化源也服之後方不畏寒腰圍漸大年餘且得子

震按此人尅伐太過換以溫補未足為奇惟兩尺脉洪盛非此詮解誰不面墻至於桂附河車同補腎藥為善後計則與腎氣傳膀胱之論緊切不泛非通套治痞成法可比

李士材治郡守于鑑如每酒後腹痛漸至堅硬得食輒痛李診之曰脉浮大而長脾有大積矣然兩尺按之軟不可峻攻令服四君子湯七日投以陰陽攻積丸三錢但微下更以四錢服之下積十餘次皆黑而靛者察其形不倦又進四錢于是腹大痛所下甚多仍服四君子湯十日又進丸藥四錢去積三次又進二錢下積至六七碗脉大而虛按至關部豁如矣乃以補中益氣調補一月全愈

震按脉浮大而長為脾有大積較之丹溪諸案或沉澹而小且數或微

而短濇或虛微短濇或脉濇而弱者。大不同矣。須於臨證時。能以古人各種脉法。俱為我之正鵠。庶期中的。若兩尺按之軟。不可峻攻。固是正理。然亦要看得靈變。蓋兩尺軟為虛。則喻案之兩尺洪盛。寧不認為實。而峻攻之耶。故又當以形色及病情參討也。

給練侯啟東腹中嘈痛。士材按其左脇。手不可近。凡飲食到口。喉間若有一物接之者。然李曰。脉大而數。腹痛嘔涎。面色痿黃。此虛而有溼。溼熱相兼。蟲乃生焉。當煎人參湯送枳黃丸以下。蟲積。蟲若不去。雖補何益乎。病者畏不敢用。後竟不起。

震按此是蟲積。猶之飲積俱無塊者耳。彼肯服十棗丸而愈。此不肯服枳黃丸而殂。因知病之宜補宜攻。總貴用其所當用。誠不可專守潔古之說為穩着也。

周慎齋治一婦。素善怒。左脇下有塊。身肥大。經將行。先一二日。且吐且下。此肝木乘脾。脾虛生痰。不生血也。善怒脇塊。肝氣亢也。吐下者。脾氣虛也。

身肥則多痰。痰盛者中焦多溼。故經行時氣血流通。沖動脾溼。且吐且下也。久而不治。必變中滿。宜理脾燥溼。白朮一兩半。夏五錢。生薑七錢。沉香二錢。共末。白糖和服。

一人左脇下有塊。右關脉豁大。周用烏藥一兩。以附子五錢濃煎。製之。將烏藥日磨二三分。酒送下。俟積行動。乃以補中益氣湯加附子服之。丸用六君子。

震按慎齋書云。凡積不可用下藥。徒損真氣。病亦不去。當用消積藥。使之溶化。則除根矣。積去。須大補。誠格言也。卽此二案。亦平淡之神奇。又嘗考消積之方。如桃仁煎。用大黃。蝨蟲。芒硝。黑神丸。用生漆熟漆。東垣五積丸。俱用川烏巴霜。局方聖散子。三稜煎丸。俱用礪砂乾漆。此皆峻厲之藥。用而中病。固有神效。若妄嘗輕試。鮮不敗事矣。千金硝石丸。人參硝黃並用。丹溪猶以為猛劑。治婢一案。每與補藥送進。此真善治病者也。丹溪治積聚案。有數十條。輕重曲折。適至病所。惜不能多載。再閱。

葉氏醫案積聚門。祇用雞肫皮、萊菔子、蛤粉、芥子、蜣螂、麝蟲、青朴等。並無古方狠藥。其理尤可想見。予曾親見葉先生治一婦。產後着惱。左邊小腹結一塊。每發時。小腹脹痛。從下攻上。膈間乳上皆痛。飲食入胃即吐。遍醫不效。先生用炒黑小茴香一錢。桂酒炒當歸二錢。自製鹿角霜一錢。五分生查肉三錢。川芎八分。菟絲子一錢。五分。水煎送阿魏丸七分。八劑而愈。次用烏鷄煎丸原方半料。永不復發。又一人患瘧疾。補早左脇成痞。連於胃腕。按之痛甚。用炒桃仁為君。佐以阿魏穿山甲。鱉甲麝香丸服。全消。此二條較之臨證指南所載者為更佳。故附于此。予又親見杭州一富家婦患痞塊。用黑神丸大效。每痛作嘔。脹不堪服。此即愈數十服後。百苦皆除。然半年外。以他病暴殞。因思漆身為癩之言。臟腑豈堪常漆耶。清純沖和之氣。耗喪於此。藥而不覺也。再觀丹溪治方提領。用參朮歸芍等煎湯下保和丸二十五。龍薈丸十五。治馮氏女。先用左金丸。青六丸。後用參橘桃芍丸。治盧子裕。瘧後食酒肉而成塊。在

左脇用參朮柴苓枳殼煎湯下阿魏五保和二十抑青十與點十玫瑰五玫瑰者青皮三稜桃仁桂枝海藻醋調神麴為丸也治下邳錢郎用保和二十溫中二十抑青十以白朮木通三稜湯下此等方法皆補藥與磨積相半而必兼清肝之藥大抵因怒成塊者居多也又如陳里長男飽食牛肉豈腐成塊在右脇脉弦而數即明告以此人必性急塊上不可按按則愈痛痛則必吐酸黃苦水而用荔枝山查枳實山梔芥萸人參薑汁以止痛繼用皂角煎汁製半夏合黃連石城用糖球膏為丸以消塊此仍是治肝為主磨積為助學者能逐案細繹之自有悟處王海藏載萬病紫苑丸云李靈惠肥氣日服五丸經一年瀉出肉蟹二枚愈李知府妻梅氏帶下血崩七年骨疼着床日服五丸至十九取下肉塊如雞子狀愈以及趙侍郎瀉出青蛇七條王氏瀉出癩蟲如馬尾者二升今覽其方巴霜川烏甚少餘如人參黃連皂莢川椒等皆平庸藥不若耆婆萬病丸之芫花甘遂蜈蚣元青石蜥蜴等之有毒也何以

能著奇功。惜未試之。

又按阿魏丸方甚多。如醫林阿魏十四味。內有石城風化硝。小阿魏丸七味。乃稜蓬胡椒青皮木麝二香。心統消積阿魏丸共八味。內有三稜莪朮牽牛穿山甲。丹溪阿魏丸治肉積者只四味。又醫林小阿魏丸。卽丹溪治陳里長男之三味。卻無阿魏。猶之琥珀膏只大黃朴硝各一兩為末。以大蒜搗膏貼之。並無琥珀也。總須對證擇用之。

前陰病

東垣治一人前陰臊臭。又因連日飲酒。腹中不和。求治曰。夫前陰者足厥陰肝之脈絡。循陰器。出其挺末。凡臭者心之所主。散入五方。為五臭入肝。為臊。當于肝經瀉行間。是治其本。後于心經瀉少冲。乃治其標。如惡針當用藥除之。酒者氣味俱揚。能生裏之溼熱。是風燥熱合于下焦。為邪經云。下焦如瀆。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酒是溼熱之物。亦宜決前陰以去之。治以龍膽瀉肝湯。又治陰邪熱痒。柴胡稍二錢。澤瀉二錢。車前子二錢。木通

五分。生地黃當歸稍草龍膽各三分。作一服水煎。以美膳壓之。

震按龍膽瀉肝湯治前陰病之由於溼熱者。今人亦因此案而知之。然此案分兩之輕重與此病則為恰合。非不可移易之數。又當隨病情損益為妥。

丹溪治一人年少。玉莖挺長。腫而痿。皮塌常潤。磨股不能行。二脇氣上冲。先以小柴胡加黃連大劑。行其溼熱。次又加黃檗降其逆上之氣。挺腫漸收。及半。但莖中有一堅塊未消。遂以青皮為君。佐以散風之劑。為末服之外。以絲瓜汁調五倍子末。傳之而愈。

一人色蒼黑。年五十餘。素善飲。忽玉莖堅挺。莫能沾裳。不可屈腰。作揖常以竹篔為灣弓狀。攔于玉莖之前。但小溲後即欲飲酒。否則氣不相接。蓋溼熱流入厥陰。經而然也。專治厥陰溼熱而愈。

震按此亦龍膽瀉肝湯證。上案之用小柴胡加黃連者。以兩脇氣上衝也。下案不認作肝火濕熱。洵是高手。於此見辨病宜詳細。不容少涉模

糊。

一婦產後因子死經斷不行者半年一日少腹忽痛陰戶內有物如石硬塞之而痛不禁眾醫不識青林曰此石瘕病也用四物加桃仁大黃三稜枳榔元胡索附子澤瀉血竭為湯二劑而愈。

薛立齋治一婦人胸膈不利內熱作渴飲食不甘肢體倦怠陰中悶痒小便赤澹此鬱怒所致用歸脾加山梔芎歸芍藥而愈但內熱晡熱用逍遙散加山梔亦愈後因勞役發熱患處脹腫小便仍澹用補中益氣加山梔茯苓丹皮而愈。

一婦人陰中突出如菌四圍腫痛小便頻數內熱晡熱似痒似痛此肝脾鬱結之病蓋肝火溼熱而腫痛脾虛下陷而重墜也先以補中益氣加山梔茯苓車前青皮以清肝火升脾氣漸愈更以歸脾湯加山梔茯苓川芎調理更以生豬脂和黎蘆末塗之而收。

一婦人陰中挺出一條五寸許悶痛重墜水出淋澹小便澹滯夕與龍膽

瀉肝湯。分利溼熱。朝與補中。益氣湯。升補脾氣。諸證漸愈。再與歸脾。加山
梔。茯苓。川芎。黃檗。間服。調理而愈。後因勞役。或怒氣。下部溼痒。小水不利。
仍用前藥而愈。亦有尺許者。亦有生諸蟲物者。用此法治之。

一婦人陰內痛痒。內熱倦怠。飲食少思。用參芪歸朮。陳皮。柴胡。炒梔。車前
升麻。芍藥。丹皮。茯苓。治之而愈。若陰中有蟲。痒痛亦屬肝木。以桃仁。研和
雄黃末。納陰中以殺之。仍用清肝解鬱。或以雞肝納之取蟲之法也。

立齋又曰。余奉侍武廟湯藥。勞役過甚。飲食失節。復兼怒氣。次年春。莖中
作痒。時出白津。時或痛甚。急以手緊捻乃止。此肝脾之氣虛也。服地黃丸
及補中益氣。加黃檗。柴胡。山梔。茯苓。木通。而愈。丁酉九月。又因勞役。小便
淋瀝。莖痒。竅痛。仍服前湯。加木通。茯苓。膽草。澤瀉。及地黃丸。而愈。

一男子莖中痛。出白津。小便秘。時作痒。用小柴胡。加山梔。澤瀉。炒連木通。
膽草。茯苓。二劑頓愈。又兼六味。地黃丸。而瘥。

震按立齋諸案。治法詳備。可補東垣丹溪之未逮。且以補藥解鬱。平肝

又開一局蓋院使擅長於補其用參芪歸朮如布射僚丸百發百中也末案純用清理又知其非一味蠻補者

附一男子陰腫大如升核痛醫莫能治搗馬鞭草塗之而愈

一人莖頭腫大如升光如水泡以二陳加升麻青黛牡蠣二劑而愈

一人玉莖硬不痿精流不歇時如針刺捏之則脹乃為腎滿漏疾用韭

子破故紙各一兩為末每三錢日三服即止

一人在山亭裸體而卧其陰莖被飛絲纏繞陰頭腫欲斷以威靈仙汁入水浸洗而愈

陽痿

周慎齊治一人年二十七八奇貧繆居鬱鬱不樂遂患陽痿終年不舉溫補之藥不絕而證日甚火升于頭不可俯清之降之皆不效服建中湯稍安一日讀本草見蒺藜一名旱草得火氣而生能通人身真陽解心經之火鬱因用斤餘炒香去刺成末服之效月餘諸證皆愈

張景岳曰。余嘗治一強壯少年。遭酷吏之恐。病似脹。非脹。似熱。非熱。絕食而困。眾謂痰火。宜清中焦。余診之曰。此恐懼內傷。少陽氣索而病。及心腎大虧證也。遂峻加溫補。兼治心脾。一月而愈。後雖形健如初。而陽寂不舉。余曰。根蒂若斯。腎傷已甚。非少壯所宜之兆。速宜培養心腎。庶免他虞。彼不肯信。未及半載。竟復病而歿。可見恐懼之害。其不小者如此。

附一少年新婚。欲交媾。女子阻之。乃逆其意。遂陰痿不舉者五七日。以禿筆頭燒灰酒下。二錢而起。

震按。巢氏病源。以腎間動氣為人之根本。故老年而能御女。七十歲至八十歲猶生子者。其動氣之稟於生初者。獨厚也。厚則剛陽自不痿。生子之時。已是大壽。至不能生子而死。諒必又有數年。豈非耄耋乎。亦有六十歲左右。即陽痿者。必不能至大壽。須任其自然。絕意淫慾。尚可延齡。設以興陽藥內服外洗。求為御女之事。不數年而死矣。又如壯年無病而陽痿。其人多天。少年虛損而陽痿。其死立至。皆由腎間動氣早衰也。

動氣即命門真火。所以生長元氣。煦燠元陰。故氣曰陽。氣精曰陽精。其盈虧俱得於先天。盈者雖斷喪而無傷。虧者雖葆養而不足。並非藥石所能擴充。乃扁鵲新書載王超老淫故事。而云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藥第二。附子第三。此說荒唐。斷不可信。又考宗筋聚於前陰。前陰者足之三陰。及陽明少陽衝任督躡九脉之所會。而九脉之中。陽明為之長。內經云。陽明者。五臟六府之海。主潤宗筋。所以胃強善啖之人。其於慾事必強。反是則痿而不舉。或舉而不堅。是胃氣能為腎氣之助。古云。精生於穀。又云。男子精盛則思色。其道理可喻矣。新書之言。不過如宋人握苗耳。况丹藥之害。可勝言哉。

陰吹

張路玉治一僕人之婦。經閉三月。少腹痛貫徹心。而陰吹不已。與失笑散一服。瘀血大下。遂不復作。

又治一貴婦。小產後。寒熱腹痛。亦病陰吹。與山查炭熬焦。黑糖為丸。用伏

龍肝煮水澄清煎獨參湯送三錢一服結糞大下再進瘀血續行而愈始
悟猪膏髮煎實為逐瘀而設也

附一婦人陰腫堅硬用枳實八兩碎炒令熟故帛裹熨冷則易之

脫肛

東垣治一女子脫肛用糯米一勺濃煎飲去米候溫洗肛溫柔卻先以磚
一片火燒通紅用醋沃之以青布鋪磚上坐肛于青布上如熱則加布令
厚其肛自吸入而愈

附一人大腸頭出寸餘乾即自脫落隨又出名截腸病用芝麻油器盛
坐之飲大麻子汁數升愈

薛立齋治余時正素有痔每勞役脫肛腫痛出水此中氣下陷用補中益
氣加茯苓芍藥十餘劑而愈

震治一人脫肛腫痛出水尺脉洪數用樗根白皮川檉訶子肉沒石子
煎頭灰而愈其人好酒形實乃濕熱下注非氣虛下陷也

痔

一婦產後痔作。瘡有頭如赤豆大。或下鮮血。或紫血。大便疼。與黑神散。又多。食肉太飽。溼熱在大腸所為。以郁李仁去皮。麻仁。槐角。各七分。枳殼。皂角。仁。各五錢。蒼朮。歸尾。生地。各三錢。大黃。炒。一錢。六分。煎服。

震按此方與酒煮黃連丸及臙連丸皆治痔痛下血之正法也。餘如乾柿燒灰。飲下。四時取其方。柏葉燒灰調服亦佳。而道場慧禪師所云。平直量骨脊與臍平處椎上。又七壯。或年深更於椎骨兩傍。各一寸。灸如上數。無不除根者。此法猶可試。若駱谷驛吏用柳枝煎濃湯洗痔。隨以艾炷灸痔上三五壯。因大瀉鮮血穢物。極痛楚而痔隨泯迹。此則不敢輕試者矣。予一徐姓友。先患內痔。復生外痔。外則腫痛出膿血。內又脹痛異常。每登園後。內痔墜出。欲捺之進內。碍於外痔。欲俟其自收。則相抵痛極。以致行坐不得。晝夜側卧而已。內服芩連槐花等藥。外抹熊膽及冰片田螺水等法。總不應。痛甚汗多困乏。稍進人參。則痛益加。無計

可施診之。右關尺沉大有力。因憶丹方有用蒼麥麩以猪胆汁收丸者。令其製服。計服猪膽二十枚。而內外之痔亦皆泯迹。

陸上舍冬患痔作痛。右寸浮大。左寸口洪數。立齋曰。冬見夏脉。當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彼以為迂。別服苓連之劑。薛謂其姪曰。令舅氏腎水不能生肝木。歿於春。驗矣。今令叔腎水不能制心火。當歿於夏至。甲辰六月。薛復視之。痰涎上湧。日夜不寐。脉洪大而數。按之無力。左尺絕無。足膝肩膊逆冷。薛曰。事急矣。彼云。但求少延數日。以待嗣子一見。始用參芪歸朮炮薑之類。及六味丸料。加肉桂。至本月而歿。五行之理信然。

瘴氣

陳三農治制府王姓。感冒瘴氣。寒熱頭疼。胸膈飽悶。眩暈惡心。脉數而洪。用霍香正氣散。加厚朴。枳。榔。羌。防。蘇。葉。一劑。而寒熱退。頭不疼。減去羌。蘇。防。風。加草豆蔻。半夏。枳殼。惡心脹悶皆愈。

又治梧州方姓。頭疼身痛發熱。惡心飽悶。脉弦而數。用羌。防。芎。蘇。藿。半。枳。

柳蒼朴橘草二服而減因飽脹未全退加草果草豆蔻方愈要知惡心飽脹乃瘴氣之異於感冒也

端州李別駕鑲藍旗人年四十餘能騎射署雷州府時善搏虎不避風雨寒暑涉溪陟嶺染瘴已深其所感風寒暑溼不一而足矣又以謝謁上臺到省過勞積邪所感猝然皆發醫者畧為解散即用補劑而邪氣大作寒熱神昏譫語脉空數無根神氣散亂補瀉兼施毫無一效三農診之脉如水上羹刻刻欲脫寒熱間作蓋受病既深精氣兩虛邪氣正熾法在不勉擬五積散加附子人參去麻黃而易羌活其家見立方有難色置後醫有認陰瘧陽虛而進金匱腎氣加參者有謂虛證似瘧而以補感參附者三劑而神昏氣喘虛汗如雨足冷而脫矣不知此證初實受瘴者乎屢深今則乘虛而發古云傷寒偏死下虛人况瘴氣而風寒暑濕兩廣總制石公子年甫十齡六月感冒風暑寒熱頭疼已用散解表矣後復寒熱不減氣喘腹脹再用小柴胡湯加消導不

神昏喘急
加羌防

寒熱間作時或泄瀉似痢腹痛不知名為何病也陳往視已二十餘日矣脈數無力神氣昏亂舉家驚惶按其腹時痛時脹觀其神時靜時躁手足或冷或熱虛汗不已此外邪初感者為藥而解久積者未曾清理加之以飲食失調元氣欲脫故虛象顯露細思外邪內陷變病之證元氣已虧救本為急且扶住元神再籌治病之策因用理中湯加桂附腹痛稍緩泄瀉頓減手足亦煖然發熱不退小便赤濁不利因用金匱腎氣丸作湯二服小便方利寒熱愈加此元氣漸回病證乍現風寒暑溼食積種種不清若欲返本還元正爾變端不一仍朝用六君子湯加柴胡乾葛神麴乾薑夜用六味湯加參桂旬日後寒冷拘攣眼目翻白咬牙呻吟舉家驚恐慟哭以為無救矣陳曰此名寒戰正氣將回積邪欲出從此一變反有復生之機自未至酉始得大汗如雨手足輒怠不語熟睡人情雖少定而錯愕未安也天明方能言語然虛證日變潮熱汗多則用補中合建中加附子不能安寢則用歸脾湯元氣弱則用十全大補湯腹痛滑瀉則用理中六君湯

如是調攝三閱月方得返本還元而奏功也。

震按瘴氣者山嵐鬱毒之氣也何以可用溫補况係髣年外邪正熾而參薑桂附靡不應手奇矣自非熟悉其風土病情者豈敢輕試乎陳三農亦曰此證與江浙楚豫北方各省所患外感內傷迥異總之瘴氣為得病之根變證便爾不同醫家治之當別具手眼靜心揣摩參以各論庶幾有得。

正紅旗孫公病已月餘陳診其脈空豁恍惚不定重按無根神昏譫語寒熱大作加之咳嗽痰喘轉側不能晝夜伏几呻吟而已且胸高飽悶足冷惡寒詢知夏秋積勞寒暑皆受一月以前初感頭疼身痛憎寒壯熱咳嗽醫者用桔梗杏仁乾葛羌蘇汗而不解復用桑皮前胡蘇子橘半知貝黃芩亦不應因寒熱更甚有用小柴胡加梔子元參薄荷清痰退熱而咳嗽更甚不知此證夏秋暑溼風寒兼感而發尚未得汗何能解散遂用五積散二劑而得汗如淋咳嗽亦減可以伏枕惟寒熱未退積久病深元氣已

虧氣上喘小便如油短數其火從下而上上盛下虛腎氣虛憊因用金匱腎氣加沉香二服而氣平便順然潮熱如故時有嚙語人亦忘識乃知精神耗散極宜大補午後用參附六君湯朝用腎氣丸次序並進經月方思飲食嚙語亦退虛汗亦止神氣始安方識平日交往之人凡用人參附子共勛許精神稍復然面目黎赤肌血不華再用還少丹加桂附河車鹿角膠月餘又用十全大補湯二十餘劑元氣日長而飲食如常矣。

震按三農云此與李別駕等一病形彼以不信予藥而殞然則李若信之亦必用大溫大補也瘴氣有這種治法殊屬可駭或者兩粵地方天煖溼蒸有發洩而無收藏人之陽氣外越故病重者多以亡陽為治乎康熙戊寅十一月高巖使公子患似痢非痢紅多白少身惡寒微熱詢知自夏秋以來由川北隨任之粵久積暑溼感冒而發用平胃加羌防紫蘇藿香一劑而寒熱退再加檳榔木香而瘳或曰痢疾所忌燥藥今用蒼朮而愈何也曰常人痢疾因暑令火熱之氣燥藥乃天時之忌故不可用今

以積溼之氣發於隆冬外感乃得力之藥也所謂治病必搜其原耳梁溪
碁師周西候之弟開銅山於英德其山下有水人浣其衣則膩垢皆去咸
以為奇物也以其近便炊爨亦用之未幾人皆黃胖身軟腹脹而無力飲
食倍進寒熱間作善啖雞豕諸肉則胃腹稍安在厰同事斃者不一因至
省會求救於陳用平胃正氣治其病後以益氣六君補其受毒水剋削之
愆而安此卽粵西太平柳州南寧毒水瘴之一班也

一時開山同病而返省者數人有陳某似瘧非瘧以瘧治勢漸篤三農診
之脈已細緊而數飲食不進乃曰若欲治之何不於一月以前雖病篤而
元氣尚在今病已深精神殆盡矣何藥可施乎旋斃

又同事一人似痢非痢寒熱間作醫以香連硝黃消攻清理日劇尪羸因
易一醫曰可以進補用白朮五分茯苓四分陳皮二分病雖不甚熱亦不
減三農診其脈恍然不定重按已絕雖飲食尚可所謂行屍耳邪火浮載
真精告竭矣辭之閱二日而死

震按瘴氣為病。情形不一。非親歷其地者。莫能知也。故所叙諸案。不敢妄斷。三農久遊兩粵。言之甚詳。向來諸書未載。今錄於後。

瘴者。障也。天地自然之氣。為崇山峻嶺。障蔽不舒。而然也。再加之。以春夏之交。萬物發生之際。乖戾鬱遏。人多染患。是以道路行役者。恒多而安閒居室者。恒少也。閩之仙霞。粵之瘦嶺。陽閉於陰。陽瘴為多。粵西近高雷廉者。粵東之餘。氣證亦相似。其慶遠柳州太平。近於交趾。諸郡千山萬壑。屏障於南。反阻塞其陽。威之氣。為山之陽。陰閉於陽。每成陰瘴。陰溼蘊毒。故陰瘴尤重也。

尋常瘴

春夏之交。乍寒乍熱。其氣忽然翁鬱。忽然發洩。更衣不時。感冒不一。本地人患者。不知醫者。無書可考。客寓者。每曰水土不服。委之於數而已。其證似風寒。頭痛寒熱。而又惡心脹悶。似痢非痢。似瘧非瘧。者是也。宜九味羌活湯。加減平胃散。藿香正氣散。二陳湯。此證粵中無時無之。無

人覺之虛弱之體感而即發敦厚之人感不驟發積久而成渾渾漠漠脉證茫然難治難愈。

暑溼瘴

閩粵皆有之夏秋之時久雨陰溼忽然暑熱山嵐之氣自下蒸上人在氣交之中有一種脹悶不可當之勢此卽瘴癘時也人能知覺者卽以玉樞丹水磨服之立解。平胃散加栝榔亦佳。

毒水瘴

粵西於雲貴接壤處有水能毒人其山產五金皆有毒况產五色信石者乎山鴉熬信水流下溪人不知誤吞則腹脹絞腸而不救矣初感而輕用玉樞丹紫金錠行軍散平胃正氣散亦有得生者。

黃茅瘴

三四月草深偃俯久雨溼爛而時令蒸鬱其性上炎一種鬱勃之氣入虛人口鼻卽患瘴悶輕者用平胃藿香正氣散重者蘇合丸七香丸諸

萬行軍散即愈廣東高雷廉及廣西左右兩江皆有之

孔雀瘴

五六月雨水泛溢有孔雀處其屎積於木葉草間隨澗水流下人誤吞之於炊爨間必患腹脹而痛悶輕者正氣平胃散調玉樞丹而愈重者行軍散七香散紫金錠可治之最重者非藥可解此廣西慶遠思恩太平近交趾處居多鎮遠四城州柳州亦有之

桂花瘴

全州桂林梧州平樂皆有之八九月間香氣如桂此瘴最急觸人口鼻即倒仆此為中瘴必須同行之人就其鼻傍掘一穴通地氣亦有得生但腹痛飽脹頭暈惡心重者立危輕者平胃正氣散下玉樞丹而活有善避者見有黑氣如霧其香必至即刻一地穴以身俯地上口鼻向土潭穴中勿使香氣入穴即解矣其氣不及一餉即散故此地人枵腹行路必用大蒜燒酒亦避之之意或先以行軍散搗鼻亦妙又近雲南

交趾地方有糯米餅香即病而絕俗名江米瘴亦可類治。

蚯蚓瘴

二三月泥水汎濶人犯之腹脹疼楚如蚯蚓狀者青筋蟠現於肚腹興起痕高輕則以蒜搗汁及土漿敷腹亦用玉樞丹紫金錠薑汁灌入次進蘇合七香以通之。

蚰蛇瘴

三四月七月蚰蛇交媾穢濁之氣順水流下人或犯之胸腹脹痛異常口鼻有腥氣輕則紫金錠玉樞丹行軍散蘇合丸用之亦有得生重者一二日即死。

大凡治病之道寒證用熱藥熱證用寒劑人所共曉此如舉業題之正而易做而側取為難更有外有餘而內不足有內真實而外假虛陽證似陰陰證似陽其中精微深奧之處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瘴癘雖從山川地氣隨時令而得亦必乘人本虛方乃受病其陽虛火衰者一時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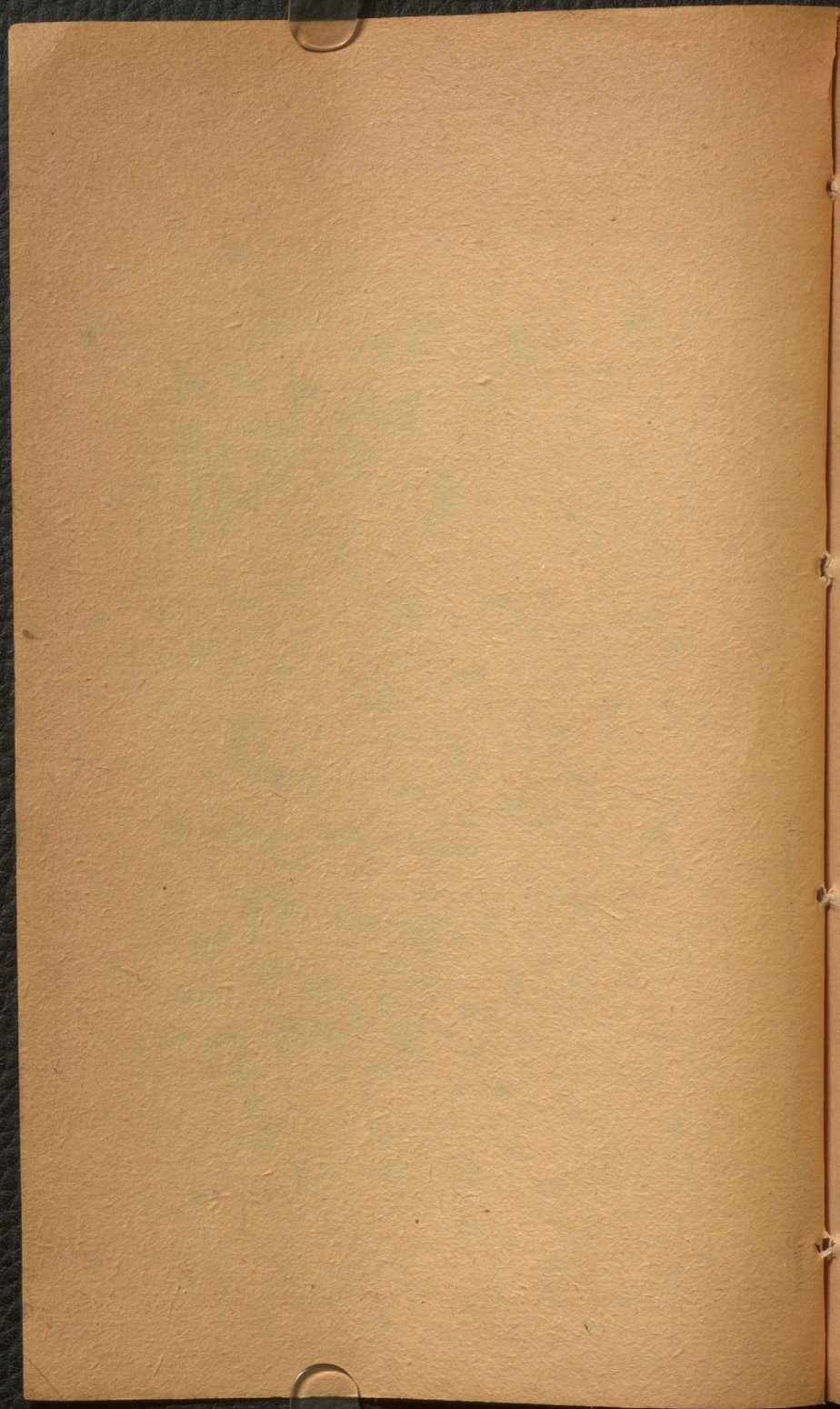
瘴因輕而不覺瘴證變為本病必虛寒而腹脹滿大便泄瀉惡寒手足冷者是也陰虛火旺者瘴輕而不覺瘴後現為本病必頭暈口渴發熱腹脹惡心便赤者是也再審五臟六腑各有素常偏患衰弱壯實之分皆當以此類推并須消息其夏秋勞逸行役陰晴暑溼起居所履庶幾有得至如瘴脉初感洪數虛者大而乳實者弦而滑久則變遷亦總以無力為虛有力為實也。

震按三農治瘴之方與古方微有不同將來刊於古今經驗方按此不及錄與治瘴相宜若仍古方之舊者不錄。

吾吳地有痧氣夏月更多或腹痛或脹悶昏仆若不救之亦立死此與瘴氣病情做佛刮痧放痧以行軍散點眼以痧藥及紫金錠灌喉皆可立愈並非疑難證不必更立一門而有侈張其說者如王養吾著晰微補化全書立六十四卦象方至謂各種雜證多由痧氣變遷成案亦當然不外散風清暑豁痰消痧破氣攻結諸法而牽扯入痧徒滋眩惑不

足取也。較之吳又可溫疫論指諸雜證為疫。同一附會耳。

古今醫案按卷第八終



K952
1909
v. 8